

<<春以为期>>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春以为期>>

13位ISBN编号：9787547009093

10位ISBN编号：7547009093

出版时间：2010-6

出版时间：万卷

作者：杨紫陌

页数：231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春以为期>>

前言

写这个小文的时候，我正在北京一座老宅院里，是二进深的。
这院子经过收拾，已重显它昔日的味道，我一位台湾朋友以不菲的价格买下来。
朋友台湾出生，现在北京做事，买下这个院子是她的孝心，只是为了满足她祖母一个愿望而已，祖母小时候在这里出生，长大，然后去台湾，但思归之心六十年如一日，她想念北京的这个家。
我去看老人时，老人一头白发，竟是粉光脂滑，一派民国范儿，她细述家世给我们听，还拿出来一只盒子，里面有一方端砚，一双手镯，一副耳环，一枚约指... 因为年深日久之故，那一点一点霉绿的锈迹，让人无端生出许多思慕来。
而这种思慕，是闺阁的也是人世的。
院子里新种的海棠与石榴还不成气候，唯有那棵有两抱粗的老槐依旧枝叶如盖，风过处，似有人声...
也不过了了数语，却风花飞落，岁序无言。
屋里白发的祖母，曾是它的一代佳人。
执子之手，两不相弃。
霎时光阴值千金。
全书分为四部分：春梦。
笙歌。
扣问。
定情。

<<春以为期>>

内容概要

信物，私情，密约沉沉。

古典的风物闲情书。

中国古代一些女子的物品，传递着些许的神秘、魅惑，牵扯出一丝的惆怅，落红成阵，遍地胭脂冷。

一片汗巾儿，一双耳环，一枚约指，勾勒女子们的情思及对爱情和世情的炎凉。

春以为期，行云东来，无负然诺。

如今只剩下这石几石凳。

而头上依然花开花落，明月相照。

可有谁知道这曾是盛宴凋零处，狐狸们的棋局。

全书分为四部分：春梦。

笙歌。

叩问。

定情。

<<春以为期>>

作者简介

杨紫陌，北方女子，却一如从江南走来，文字里那一抹灵气，清丽而忧伤，像桃花汛时，春日街上那悠然翩飞的落红……果然是女心婉约。

畅销作品：《知君用心如日月》。

<<春以为期>>

书籍目录

卷一 春梦 胭脂砚 春以为期 眉子砚 幽兰调 凤求凰卷二 笙歌 莺莺烧夜香的汗巾儿 碧纱橱，低映月儿明 斜倚熏笼坐到明 陌上拾得旧花钿 胭脂尘 红藕香残卷三 叩问 小辋川 小鼎茶初熟 画堂三月初三日 折枝花 怕黄花也笑人岑寂 十二美人图 七夕乞巧 秋深帖 流云百蝠卷四 定情 我出东门游 何以致拳拳，绾臂双金环 何以致殷勤，约指一双银 何以致区区，耳中双明珠 何以致叩叩，香囊系肘后 何以致契阔，绕腕双跳脱 何以结恩情，佩玉缀罗纓 何以结中心，素缕连双针 何以结相与，金薄画搔头 何以慰别离，耳后玳瑁钗

<<春以为期>>

章节摘录

胭脂砚砚。

明代万历年间，兰溪才女陆静，“以脂笔书字，落红满纸。

”坊间传说这白纸红字即从她始。

真是有创意。

抑或是写字的时候，笔蘸错了地方，一不小心，笔便落到了水粉胭脂盒里，结果是一场惊艳啊。

沾着饱满的胭脂，落笔于纸上，所写的文字，称为脂笔。

那一种风华，于那薛涛的红笺小字相比，亦更另有一段温柔。

大约这种写法风行于明代，用细润的胭脂色写字是一种太风雅的事，无论是良家深院的才子妇还是青楼的艳妹，都喜这样写诗寄怀。

总觉得提起笔沾上这样的色，心里肯定会有一种暧昧，有一种情愫淡淡缭绕，那个人儿打开来捧在手里，心里也不禁一漾一漾的。

于是我的热情也被点燃，摊开纸开始写脂砚。

脂砚两个字又觉太单，于是标题写上胭脂砚。

脂砚，一是胭脂作墨，所谓满纸落红，是那砚里调的并非墨，而是胭脂，亦谓脂砚。

二即是说砚本身，即是明代江南名媛薛素素曾经用过的砚，名字叫做“脂砚”。

而真正有故事的正是薛素素的砚。

即是深情评述《石头记》的脂砚斋的那枚脂砚之前身。

而薛素素的这方脂砚来历曲折且风雅，是明朝才子王穉登送给薛素素的旧物。

这枚砚，因砚身有一抹胭脂色，故而得名，是两人传情之物，所以仅此一枚，神秘而有身价。

吴万有本是苏州砚匠，秀儒文士常来他这里寻一些文房雅器。

一日王穉登信步来访吴万有，江南的春天，繁花欲败，叶暗红稀，屋内却阴润润的，这时吴万有拿出一方小端砚来，在锦字格的窗下，王穉登看到了这方端砚，砚身小可盈握，砚质也细，隐约可见胭脂晕及鱼脑纹。

王穉登一看便喜欢上了，他仔细打量那砚，小砚宽一寸五分许，高一寸九分许，砚身微呈椭圆形，刻成果状，上端两个果叶左右纷披，尤其是那一点胭脂晕，使他立刻想到了薛素素，这样的雅器只配得上卿卿润娘（薛素素字润娘）。

那一点胭脂晕色撩拨了他，他即刻买下，并赋诗一首，使人刻于砚背上：调砚浮清影，咀毫玉露滋。

芳心在一点，余润拂兰芝。

后背有王穉登题的铭文。

穉登将此砚以精致的珊瑚红漆盒贮之，并在盒盖子上刻薛素素像，细细暗暗的花纹。

盒子上的素素像凭栏立于帟前，刻功很是纤雅。

右上篆刻有“红颜素心”四字。

左下落款“杜陵内史”小方印。

杜陵内史即为仇十洲之女仇珠。

仇珠在明代的画坛中，是少数很有地位的几位女画家之一，她承其家学，作画常使用原色，大青大绿，色调艳丽厚重，体现了殷实的华丽之美，大有乃父之风。

这与素聊画艺大相径庭。

薛素素当年即是用这枚脂砚挥洒才情，风花遍野，那一种幽柔，是她精心布的网。

王穉登便是薛素素的网中人。

王穉登是吴中才子。

只是这人官运不顺畅，因为才名誉满，曾被人推荐于当朝皇上，却始终未果。

后与吴中大画家文征明交往甚厚，后人说他“主词翰之席”。

好友王世贞去世后，穉登为救其因祸而入狱的儿子，倾其所有，因而被吴中名士称为风义之举。

吴中这个地方真是好，依着太湖流域的鱼米之肥，而锦绣繁华、温柔富贵。

薛素素亦生于吴地。

<<春以为期>>

为明万历年间的江南名妓，又名薛五，字润娘。

据载她姿色艳，言动可爱，人多以“素卿”称之。

她能书，作黄庭小楷，工兰竹。

人称其有十能，诗、书、画、琴、弈、箫、绣，驰马、走索、射弹。

素素笔率意，画兰画竹用笔豪放爽快，于不事雕琢中尽显活灵秀，行笔草草却有法度。

看似漫不经心，实藏机巧。

她的作品很少设色，多以白描勾勒，或以墨分五彩加以渲染，满是野逸、典雅之味。

她依其画风高逸，与吴中诸名士诗画酬答，交往笃厚。

闲居于吴中的王穉登便是其一。

奈何无论怎样用心，王穉登与素素亦不过蜻蜓飞上玉搔头，两下里只有新妆宜面下妆楼的一个欣喜的照面，原以为是有夙缘的，可是什么也不深刻，什么也没发生。

有一种轻，一样不堪承受。

明代士族门阀观念积厚，名流公子最怕的是将艳名高帜的青楼女子娶回来，为妻为妾。

王穉登仕途无果，后来也便熄了从仕的念想，江南的温水软山涵蕴着，便也没了少年的激昂，整日在朱门碧树里雕刻光阴。

他人亦谨慎，恐是娶此尤物置于屋内，树大招风，压不住阵脚。

柳如是嫁于钱谦益之时，钱谦益已年过半百，他妻又早丧，一切羁绊全无，所以如是嫁得顺遂。

柳如是在遇钱谦益之前亦情路多桀，当时她决定要嫁于他时，已寻寻觅觅冷冷清清了许久。

世人都觉他们俩是如此恰当，难得一个合适。

而合适即会有爱。

可是素卿却没有如此幸运，据传她是数嫁皆不终。

素素居南京期间，为一李姓将军所宠爱，后将军携素素画像赴广西，侗苗族人见之温情娴雅而惊为天

人。

后又有一彭姓官吏，深慕素卿才名，将其骗至湖广边城永顺，费金钱无数，素素终不身许。

彭氏恼羞成怒，将其羁留边城十余年才放还江南。

素素于期间曾有诗集《南游草》多卷。

后素素居秦淮河，在此结识一些江南文人士族。

嫁过姓沈的豪门。

那一段姻缘曾一度是美满静好的。

读到乾隆年间吴县诗人题薛素素《吹箫小影图》：沈家园里听吹箫，桃叶桃根似六朝。

山上蘼芜山下婿，如何不画沈郎腰。

嫁入沈家后，素素可能有过几年安稳的好时光。

眉楼十样写眉痕，红豆花庄花断魂。

如此玉箫风月夜，几人能不负郎恩。

两首诗都是描摹那一段的好日子。

但后来，两人终是不好了，素素离沈家而去。

官宦世家子，难容风尘旧人？

或沈又得新欢，始乱终弃？

梦里不知身是客，一晌贪欢。

待悠然醒转之时，才分明觉得郎已是情疏迹远，何是已为这沈家园里一过客？

那一种感受是索然，连恨都没有名字。

想必与那沈郎她亦是付出一切而争来的，可最终也争不过命。

要知今日，何必当初显于人前，是沉是浮，谁主载，到头来依旧明月照空庭！

素素人老珠黄时，嫁于吴中富家翁为妾。

房深风冷，孤灯照壁，她依绘观音像聊解长岁寂寞，其作则屡见于李日华、董其昌书画题跋之中。

名满海内的佳人，皈依为居士，已是心如枯井水。

这一方脂砚，明代时，是薛素素的。

<<春以为期>>

到了清代它已为热评《石头记》的“脂砚斋”主人所得，砚侧有小字为证：“脂砚斋所珍之砚，其永保。

”刻字书法和刀法都很劲道，系乾隆精工。

这行刻字出于谁手，已无从考证，有人认为是脂砚斋自题，另一种观点是认为曹雪芹代为题记。

我看脂批红楼，有几段平实的批语使我感慨，我颇愿相信脂砚斋的主人即为雪芹的红颜知己，一是可证那红楼一梦也不尽是虚无。

“良辰美景奈何天，赏心乐事谁家院”，终也是有摹本的。

人生至苦至累时，心里可念一念，那公子原本情深，那小姐薄命堪怜。

二可证雪芹潦倒之时，终还有一位于富贵繁华中一起走出来的人儿，相对着，细述过往点滴，两人去掉那诸多藩篱，直面相见，为哭而哭，为笑而笑，为爱而爱。

脂批中最著名的几句，亦是我神痴流连的：凤姐点戏，脂砚执笔事，今知者聊聊矣，不怨夫？

能解者方有辛酸泪，哭成此书。

壬午除夕，书未成，芹泪尽而逝。

余尝哭芹，泪亦待尽，每意觅青埂峰再问石兄，余奈不遇癞头和尚何？

怅怅！

今而后唯愿造化主再出一芹一脂，是书付本，余二人亦大快遂心于九泉矣。

甲午八日泪笔。

“脂砚”身世颇曲折离奇，康熙五十五年，广东人余之儒为求官，便从薛素素后人手中以三间瓦房的代价，买下了脂砚送给曹寅。

曹寅败，脂砚由曹寅之孙曹天佑秘藏，于砚侧刻“脂砚斋所珍之砚其永保”。

曹雪芹著《石头记》，身份始终为迷的“脂砚斋”做点评，薛素素的这方砚台从此越发传奇。

曹家彻底潦倒后，脂砚进了北京一家名“燕轩斋”的当铺，接着就到了收藏家端方手里。

端方携带脂砚入蜀。

此砚流落到四川藏砚家方氏手，从此一度销声匿迹。

只是此砚辗转于红尘中，宛如素卿一颗不混的心，与世人低回诉说前尘往事。

分也易分，聚亦难聚，人生转瞬数十载，美人迟暮，刹那芳华。

终有一天，当你幡然醒悟之时，只能与人世再不能见的我，作别。

只有将这方砚，紧握于掌心吧，那一点脂晕，是我的素心。

那一点红颜，让世间耳语，跟随着我俩的传说，夜阑之时，依稀隐约……另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金石家黄笑芸在重庆一旧货摊上，发现了脂砚。

经张伯驹先生鉴定。

考证此砚确实是薛素素的旧物，以高价买下收藏。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张伯驹携此砚去天津，请周汝昌观赏品评。

后故宫举办“曹雪芹逝世200周年纪念展览会”，脂砚尚在。

文革时，脂砚由外地展出返京时，再次神秘失踪，至今下落不明。

……

<<春以为期>>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